

大瓜
瓜
象

120
S4479
6

匏瓜錄卷之九

瀨北芮長恤蒿子氏述

通鑑綱目書法存疑

沛公得張良於留

綱目定本無於留但五字成句句法輕弱意味亦不靠實
疑當增此兩字蓋聘於莘載於渭皆曠古盛事後之論伊
呂者既悉其人猶忻然想見其處子房雖非伊呂之比然
一時君臣相得不因情素不由薦達無意相逢權然如舊
此地此人此時此事亦三代以下所僅見者子房不云乎
臣始與陛下遇於留是天以臣授陛下也封留足矣有此

兩字又爲封留侯張本

漢王至洛陽用三老董公策爲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籍
董公蓋當時有德而隱者惡項籍之剛暴而欲其亡也思
天下能制楚者惟漢但不得制之之術故遮說漢王觀其
告王數語名正言順光明英偉去蒯徹隨何之流遠矣此
假仁之上策制勝之大機漢王不知蕭何韓信不知張子
房亦不知惟董公知之漢王君臣聽而用之可謂能用善
矣然不著董公不幾於掩人之善以爲己有乎故因其實
而書之所謂一事而褒貶俱見者

漢王率五諸侯兵伐楚入彭城項籍還破漢軍獲漢王父

太公及后呂氏以歸

漢王假託名義以討項籍雖乘虛入彭城而罪人猶未得也收寶貨美人置酒高會志憍意滿及項籍還戰軍敗家亡父爲俘虜可恥孰甚焉獲云者賤之也恥之也定本但書太公呂后而不係之王若不辨其爲漢王之親屬也者且聯書太公呂后而不別尊卑不殊男女於大體亦似未爲盡善

帝僞會諸侯於陳執楚王韓信以歸至洛陽降封淮陰侯綱目定本曰會諸侯今日僞會何也曰因其僞而僞之也僞遊雲夢陳平之祕計襲執楚王以歸其爲譏已彰彰於

天下矣漢之君若臣未嘗諱其僞而後之人反爲之掩其
僞得毋沒其實乎定本曰赦爲淮陰侯今日降封何也曰
赦者有罪之詞也降封者無罪之詞也高帝賴信之力而
尤忌信之能賴其力故不得已而封爲王忌其能故又思
所以奪其楚以有功封以無罪奪故不曰赦而曰降封也
降封者高帝之本懷也

皇后呂氏殺淮陰侯韓信 梁王越廢徙蜀皇后呂氏請
殺之

斥書呂氏罪亂政也刑賞國之重典況於殺元勳大臣乎
即使韓信反形已具亦當囚繫以待高帝之歸而決正焉

今無所稟命而輒殺之何其專也梁王之徙蜀也高帝或猶有不忍之心而欲生之乎呂氏又請殺之脇之曰彭王壯士怵之曰養虎遺患而高帝亦不能自主是生殺之柄俱失之矣諸呂之禍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伐宛

將軍上疑當有貳師字武帝之伐大宛欲得善馬故也而宛之善馬多藏於貳師城漢人出兵之指皆期至貳師取善馬因號廣利曰貳師將軍當是時廣利之兵雖未至大宛而武帝喜功生事之侈心已神馳於大宛矣
遣諫大夫王褒如益州求金馬碧雞之神

王褒下疑當有如益州三字蓋金馬碧雞必有所在不指其地則似泛然遣使而求初未嘗有其實事者又不遣他人而遣王褒以其神在益州而褒又益州人故也然褒既爲諫大夫則是有言責者天子作無益好神怪子大夫所當救正彼王褒者不惟不能諫而又爲之奉命往求焉順上指失官守矣書諫大夫交譏之也

莽母功顯君死

王莽篡弑之賊負誅死之罪立其朝者皆篡賊之黨書死宜也以是及其妻更及其母則甚矣聖王之法罪人不孥況以子而誅其母乎略而不書可也曰不書則莽不成母

喪之罪不著矣曰莽之惡多矣類記而附見可也且王莽
之後弑逆篡奪者非一人助惡賣國者亦非一人未見有
以死書者何也他人篡而成則君書殂臣書卒莽之篡成
矣而不終則君書誅臣書死以事之成敗爲罪之重輕此
豈持平之道乎今將以恕後世之故而并恕王莽固不可
欲以誅莽之故而并誅曹操司馬昭以下以死王舜揚雄
之故而并死華歆賈充以下雖正名當罪而駭異見聞知
我者希罪我者衆夫亦申此一說以存綱目未決之疑云
爾

孝元皇后王氏卒

元帝初元元年癸酉立王氏爲皇后卒於始建國之癸酉
凡六十一年而新莽篡國已五年矣元帝之世未嘗錄王
氏成帝初政推恩外家委任元舅鳳死則音繼音死則商
繼商死則根繼根免則莽繼大司馬大將軍之官爲王氏
之私據者二十六年宗親盤錯黨與四布貴而驕富而侈
有過不譴有罪不誅養成悖逆未卽篡弑而漢家位號如
故不可謂非劉氏之幸也哀帝之時王氏暫從斂退平帝
未立太后先用新都自是由大司馬而號安漢而加九錫
而詔居攝而稱假皇帝莽謀之羣媚子奉之太后行之不
過三四年而遂篡漢何其易也蓋王氏制之於內其勢爲

主定陶中山迎來自外其勢反爲客客與主勢固不相敵也篡事既集新室已定太阿在握割斷由已太后一老嫗其如莽何至於逼取傳國璽無以應之而始知王氏兄弟狗豬所不食亦已晚矣篡漢者莽而成莽之篡者太后在太后初無賊漢之心而作孽保奸歲滋月益不至於篡不止也太后既與篡漢之罪不直書新室文母而曰元后何也曰未絕也太后固曰我漢家老寡婦又曰我祖宗豈知王氏臘其意未嘗不在劉氏也既弗絕矣不曰太皇太后何也曰后歷元成哀平四世矣母曰皇太后祖母曰太皇太后祖母以上則詞窮矣曰元后者明其久也太后久不

死故王莽得篡漢然王莽未篡漢太后亦不死眉壽無害
若有待者班史所謂非獨人事亦有天時是也不曰崩而
曰卒何也曰漢亡也廟社則已毀矣享祀則已廢矣漢諸
侯王盡爲民矣王氏雖得以后禮合葬渭陵乃新室葬之
非劉氏承祀子孫葬之也卒云者稱其實亦因以示貶也
漢長沙定王五世孫續及弟秀起兵舂陵

定本曰漢宗室此曰長沙定王云云何也曰宗室者疏遠
之稱也但知其爲族屬而枝葉衰微世系缺略不可的指
故以宗室之名概而舉之也光武則不然定王景帝子封
長沙仲子舂陵侯傳鬱林太守次鉅鹿都尉次南頓令次

卽伯升兄弟屬籍最近本支燦然今僅曰漢宗室是疏之也炎運中絕七廟怨恫凡我宗姓有能奮起於一成一旅之間而振其墜緒匡復舊物皆祖宗之所恃也況在親屬此則尤其所嘉與者乎定本有興復帝室四字而今不書何也曰興復者功成之美名也起兵者多矣成與否可前知乎必也觀其起兵之後舉動何如因以斷其志之大小德之厚薄謀之臧否果有以異於乘時蠶起之雄而天助之人歸之於是始有興復之望焉今於舉事之初而卽以興復之名予之不疑於太蚤乎是蓋據他日之已然者而爲之豫期之辭以褒大之以見伯升兄弟之起兵非猶夫

人之起兵焉爾且光武之起自壬午越三年而徇河北拔邯鄲降河內由是卽帝位都洛陽定長安平齊隴則興復之效隨事備見亦無待於先事而特書也

寇賈卒當書官

雲臺諸將之卒皆以爵書著其功也然諸人亦有不專以功著者如寇子翼賈君文等皆以經明行修號爲公輔之器其官於朝正所謂舉能其官者其卒也似當官爵并書不沒其善明諸將之不盡以功著也不然則鄧馮寇賈與李萬蓋堅無差等矣

遣孫程等十九侯就國不果

遣就國者快之也不果者何惜之也何惜焉惜其康弱而無斷也太子之廢太子之不幸也安帝旣崩閭后與閭顯不思蚤爲事復而反外迎北鄉留此釁隙使他日閭豎得以藉手視爲奇貨失計甚矣北鄉旣薨閭氏之禍其能免乎於斯時也使三公定策百僚博議亦必無舍故太子而別求君者諸閭不通三府而迎立禁中不過欲攘私勞而專寵利耳當時不酬之以金帛而賜之以爵列不惟予之以爵而且分之以國亦已過矣以至上殿爭功驕恣無狀順帝赫然震怒敕遣就國在廷諸賢不能助成英斷而反爲之遊說如周舉者號爲一時名臣亦且造請司徒保留

李月金
卷之六
姦慝吾不知孫程等果有何功而十九人者可爲何等之功臣而舉乃惓惓如此也

公孫瓚以宗室劉備爲平原相

昭烈始見於此書宗室者重正統也曹丕僭竊漢已絕矣綱目以蜀紹漢蓋以其爲劉氏後故正統歸焉然前此未有著其爲劉氏之苗裔者將有其末必有其始故於此始見而補書宗室以明紹漢之本也不曰中山靖王孫何也曰遠也靖王與長沙定王兄弟也光武去定王五世昭烈去光武又將十世矣世遠無徵故不敢質言之而但曰宗室也

董卓故將李傕郭汜等舉兵犯關殺司徒王允

卓已誅矣復書卓故將者何究亂本也李郭之亂卓爲之也卓之性與羌胡近麤暴狼戾殘賊恣睢所招將佐部曲無一人少知義理者不識名分不辨順逆不以卓之罪爲可誅而反以卓之怨爲當報犯宮闕戮大臣雖朝廷所以處之者未盡合宜而狼子野心正有終難馴伏者後此李郭張樊復以私憤相攻劫塗炭百姓禍及宮闈天子崎嶇亂兵之間曾無寧宇奔竄期年甫得入洛而大盜復睨其旁自洛人許如入陷阱而漢終不可爲矣李郭張樊不作難則長安不亂長安不亂則帝亦不思歸洛帝不歸洛則

曹操亦無緣遷之都許由此觀之漢之亡四賊爲之也四賊者卓之所植置則四賊之惡皆卓之惡也董卓之死斷頭滅族屠腹燃臍朝野稱快以爲亂臣賊子之服厥辜當如是孰知其遺孽餘毒滔天燎原終致亡人之國卓之罪可勝誅哉

九月李傕郭汜樊稠張濟自爲將軍以賈詡爲尙書

李郭等麤莽匹夫無他深計求赦不得將圖散歸鄉里賈詡敎以反攻長安爲董公報仇由是剝喪王室流毒臣民不可救藥皆賊詡致之也詡之罪可勝誅哉綱目附見其事於分注未嘗特書以著其惡先是以詡爲尙書亦由僊